

姜 原

傳 斯 年

甲 姜之世系

左傳一部書是如何成就的，我們現在還不能確切的斷定；但，一，必不是春秋的傳；二，必與國語有一親密的關係；則除去守古文家法者外，總不該再懷疑了。國語左傳雖是混淆了的書，但確也是保存很多古代史料的書。例如古代世系，這書中的記載很給我們些可供尋思的材料。世系的觀念他們有，他們又有神話，結果世系和神話混爲一談。民族的觀念，他們沒有，但我們頗可因他們神話世系的記載尋出些古代的民族同異的事實來。

譬如姜之一姓，國語中有下列的記載：

昔少典氏取於有蟪氏，生黃帝，炎帝。黃帝以姬水成，炎帝以姜水成；成而異德，故黃帝爲姬，炎帝爲姜。二帝用師以相濟也，異德之故也。異姓則異德，異德則異類。異類雖近，男女相及，以生民也。同姓則同德，同德則同心，同心則同志。同志雖遠，男女不相及，畏黷敬也。晉書四

姜嬴荊芊，實與諸姬代相干也。姜，伯夷之後也；嬴，伯翳之後也。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；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。其後皆不失祀，而未有興者。周衰，其將至矣！

昔共工棄此道也，虞于湛樂，淫失其身；欲壅防百川，墮高堙庫，以害天下。皇天弗祝，庶民弗助；禍亂並興，共工用滅。其在有虞，有崇伯鯀播其淫心，稱遂共工之過。堯用殛之于羽山。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，釐改制量，象物天地，比類百則，儀之于民，而度之于羣生。共工從孫四嶽佐之；高高下下，疏川導滯，鍾水豐物。封崇九山，決汨九川，陂鄣九澤，豐殖九藪，汨越九原，宅居九隩，合通四海。故天無伏陰，地無散陽，水無沈氣，火無災燁，神無閒行，民無淫心，時無逆數，物無害生。帥象禹之功，度之于軌儀；莫非嘉績，克厭帝心。皇天嘉之，胙以天下，賜姓曰姒，氏曰有夏；謂其能

以嘉祉殷富生物也。祚四嶽國，命以侯伯，賜姓曰姜，氏曰有呂；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，以養物豐民人也。此一王四伯，豈繫多寵？皆亡王之後也！唯能釐舉嘉義，以有胤在下守祀，不替其典。有夏雖衰，杞郕猶在。申呂雖衰，齊許猶在。唯有嘉功，以命姓受祀，迄于天下。及其失之也，必有悖淫之心間之，故亡其氏姓，蹢躅不振，絕後無主，湮替隸圉。夫亡者豈繫無寵？皆黃炎之後也！周語三

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，其子曰柱，能殖百穀百蔬。夏之興也，周棄繼之，故祀以爲稷。共工氏之伯九有也，其子曰后土，能平九土，故祀以爲社。周語四

齊許申呂由太姜。周語二

又詩大雅生民，「厥初生民，實爲姜嫄。」詩魯頌閟宮，「赫赫姜嫄，其德不回。」周以姬姓而用姜之神話，則姬周當是姜姓的一個支族，或者是一更大之族之兩支。根據上列記載，可得下列之表。

少典 { 姜(炎帝)——共工——伯夷——四嶽國——齊許申呂諸國
姬(黃帝)

乙 姜之地望

在西周封建的事跡中，有一件很當注意者，就是諸侯的民族不必和他所治的民族是一件事。譬如勾吳，那地方的人民是斷髮文身的，而公室是姬姓；晉，那地方的人民是唐國之遺，而公室是姬姓；虞，那地方是有虞，而公室又是姬姓。齊之民族必是一個特異的民族，可以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及傳記所載齊人宗教之跡爲證。但公室乃是四嶽之後，後來又是有虞之後了。認清這件事實，然後可以不根據齊民族之特異，論到姜姓之公室。

姜姓國見於載記者，有下列數國。

許

申

呂 或作甫

以上所謂四嶽國，在今河南中部向西南境山中。

姜戎〔左傳襄十四年〕：將執戎子駒支。范宣子親數諸朝，曰，「來！姜戎氏！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。乃祖吾離被苫蓋，蒙荆棘，以來歸我先君。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，與女剖分而食之。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，蓋言語漏洩，則職女之由。詰朝之事，爾無與焉！與，將執女！」對曰，「昔秦人負恃其衆，貪于土地，逐我諸戎。惠公蠲其大德，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，毋是翦棄。賜我南鄙之田，狐狸所居，豺狼所嗥。我諸戎除翦其荆棘，驅其狐狸豺狼，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，至於今不貳。昔文公與秦伐鄭，秦人竊與鄭盟，而舍戍焉。于是乎有殽之師。晉禦其上，戎亢其下。秦師不復，我諸戎實然。譬猶捕鹿，晉人角之，諸戎犄之，與晉踣之。戎何以不免？自是以來，晉之百役，與我諸戎相繼于時，以從執政，猶殽志也。豈敢離邊？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，以攜諸侯，而罪我諸戎？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；贊幣不通，言語不達，何惡之能爲？不與于會，亦無薈焉！」賦青蠅而退。宣子辭焉，使卽事于會，

齊 國語齊許申呂由太姜

紀

向

州

萊 萊在顧棟高春秋大事年表中列爲姜姓，然此說實可疑。其言曰，「襄二年傳，『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，召萊子，萊子不會。』是萊亦齊同姓國也。」

案：萊子非宗婦，何以召及萊子，而萊子必會？或因萊子夫人是姜姓，故萊子必會乎？（惟「宗婦」尋常之解並不如是耳）此說若確，則萊非姜姓。又，史記，「萊人，夷也，」與齊爭國。然則果是姜姓，亦當是後來齊國所分植。

以上五國皆在山東境，紀州萊皆環齊，爲之鄰者。

姜 據古本竹書紀年，宣王時戎人滅姜侯之邑，引見後漢西羌傳。準以平曹等皆爲先代國名後代姓號之例，姜之爲姓必原是國名。惟此姜侯是否姜姓，或是他族封建于其地者，則不可考。

綜合上舉國語左傳之記載，知姜之所在有兩個區域。一在今河南西境，所謂四嶽之後者，一在今山東東境。然河南西境必是四嶽之本土，此可以「齊許申呂由大姜」，及「大公封于營邱，比及五世，皆返葬於周」，諸說證之。齊本是由四嶽國裏出來的，望伋兩代仍用呂稱。書顧命齊侯呂伋。若齊旁諸姜，當是齊之宗姓分封者，姜之先世爲四嶽，四嶽之地望如可確定，則姜爲何處的民族，可以無疑問了。

有把四嶽當做人的，例如戰國秦漢間之堯典；又有把四嶽當做岱宗等四山的，例如杜預注左傳。但四嶽實是嶽山脈中的四座大山，四嶽之國便是這些山裏的部落。詩大雅，「崧高維嶽，峻極於天。維嶽降神，生甫及申。維申及甫，維周之翰。」毛云，「崧，高貌，山大而高曰崧。嶽，四嶽也。」那麼，申甫一帶的山，卽是四嶽了。同篇下文說，「壺壺申伯，王纘之事，于邑于謝，南國是式。王命召伯，定申伯之宅；登是南邦，世執其功。王命申伯，式是南邦。因是謝人，以作爾庸。」這是說申境向南移。其向南移的地方在謝，其差在北的地方可以推想。又詩王風，揚之水說：

揚之水，不流束薪。彼其之子，不與我戍申。懷哉懷哉！曷月予還歸哉！

揚之水，不流束楚。彼其之子，不與我戍甫。懷哉懷哉！曷月予還歸哉！

揚之水，不流束蒲。彼其之子，不與我戍許。懷哉懷哉！曷月予還歸哉！

如此看來，申甫許在一塊兒。許之稱至今未改，申又可知其後來在謝，則申許呂之地望大致可知了。鄭語，史伯曰，「當成周者，南有申呂。」可知漢地理志，「南陽郡宛縣故申伯國，」水經注，「宛西呂城，四嶽受封于呂，」諸說；當不誤。

然姜之大原實在許謝迤西大山所謂「九州」者之中。鄭語，「謝西之九州何如？」可知謝西之域名九州。左傳昭四年，「四嶽，三塗，陽城，大室，荆山，中南，九州之險也。」杜注，三塗在陸渾縣南（今嵩縣）；陽城在陽城縣（今登封縣）東北；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北；荆山在新城汴鄉縣（今湖北鄖陽一帶與河南之界）南；中南在始平武功縣（今武功縣）西。然則九州之區域正是現在豫西渭南羣山中，四嶽亦在此九州內，並非岱宗等四山。

又據上文所引，左傳襄十四年姜戎一段，知九州之一名瓜州，其地鄰秦，其人爲姜姓，其類則戎。雖則爲戎，不失其爲四嶽之後。四嶽之後，有文物之大國齊，又

有戎者，可以女真爲例。建州女真征服中夏之後，所謂滿洲八旗者盡染華風，而在混同江上之女真部落，至今日仍保其漁獵生活，不與文化之數。但藉此可知姜本西戎，與周密邇，又爲姻戚，惟並不是中國。

姜之原不在諸夏，又可以呂刑爲證。呂刑雖列周書，但在先秦文籍今存者中，僅有墨子引他。若儒家書中引呂刑者，只有漢博士所作之孝經與記而已。呂刑全篇祖述南方神話，全無一字及宗周之典。其篇首曰「惟呂命王，享國百，耄荒。度作刑以詰四方。」史記云，「甫侯言于王。」鄭云，「呂侯受王命，入爲三公。」這都是講不通的話。「呂命王」到底不能解作「王命呂。」如以命爲呂王之號，如周昭王之類，便「文從字順」了，篇中王曰便是呂王曰了。呂稱王並見于彝器，呂王匚作大姬壺，其辭云，「呂王匚作大姬尊壺，其永寶用享。」見遼齋集古錄第十四。可知呂稱王本有實物爲證。呂在周代竟稱王，所談又是些外國話，則姜之原始不是諸夏，可謂信而有徵。

丙 姜姓在西周的事蹟

姜與姬是姻戚，關係極複雜，上文已經說了。若姜姓者在西周的事跡，則公望申伯爲大，與西周興亡頗有關係。公望佐周，詩經有證。大明，「牧野洋洋，檀車煌煌，駟騶彭彭。維師尚父，時維鷹揚。」又，齊侯呂伋在成昭間猶爲大臣。書顧命，「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，虎賁百人，逆子釗於南門之外。」申伯在西周末極有勢力，崧高一篇可以爲證。鄭語史伯曰，「申繒西戎方強，王室方騷。將以縱欲，不亦難乎？王欲殺太子，以成伯服，必求之申。申人弗畀，必伐之。若伐申，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，周不守矣。繒與西戎方將德申，申呂方強，其隕愛太子亦必可知也。王師若在，其救之亦必然矣。王心怒矣，虢公從矣。凡周存亡，不三稔矣。」這雖是作爲預言寫的，其實還是後人追記宗周亡的事實。周興有公望爲佐，周亡由于申禍：姜之與姬，終始有關係也。

丁 姜羌爲一字

周代的習俗，「男子稱氏，女子稱姓。」姓非男子所稱，乃是女子所專稱，所以姓之字多從女。金文中姬姜異文甚多，然無一不從女。說文標姓皆從女。後人有以爲這是姓由母系的緣故，這實在是拿着小篆解字源之錯誤。假令中國古代有母統

制度，必去殷周之際已極遠，文字必不起於母統時代之茫昧。知女子稱姓，則姓從女之義並不足發奇想的。女子稱姓之習慣，在商代或者未必這樣謹嚴。鬼方之鬼，在殷墟文字中或從人，或從女。照這個例，則殷墟文字中出現羌字之從人，與未出現從女之姜字，在當時或未必有很大的分別。到後來男女的稱謂不同，於是地望從人爲羌字，女子從女爲姜字，沿而爲二了。不過漢晉儒者還是知道羌卽是姜的。

但，姜羌之同，是僅僅文字上一名之異流呢，或者種族上周姜漢羌是一事？照後漢書西羌傳，「西羌之本出自三苗，姜姓之別也。」則范曄認姜羌爲一事。范曄雖是劉宋人。但范氏後漢書僅是文字上修正華氏司馬氏的，這話未必無所本。且西羌傳中所記事，羌的好些部落本是自東向西移的，而秦之強盛尤與羌之西去有關係。這話正和左傳襄十四年姜戎子的一段話是一類的事。那麼，漢代羌部落中有些是姜氏，看來像是如此。不過羌決不是一個單純的名詞，必含若干不同的民族，只以地望啣接的關係，被漢人一齊呼做羌罷了。

姜之一部分在殷周之際爲中國侯伯，而其又一部分到後漢一直是戎狄，這情形並不奇怪。南匈奴在魏晉時已大致如漢人，北匈奴却跑得不知去向。契丹竊據燕雲，同於漢化，至今俄夷以契丹爲華夏之名，其本土部落至元猶繁。女真滅遼毒宋，後來渡河南而自稱中州，其東海的部落却一直保持到現在；雖後來建州又來荼毒中夏，也還沒有全帶進來。蒙古在伊蘭汗者同化於波斯，在欽察汗者同化於俄羅斯，在忽必烈汗國者同化於中國，在漠南北者依舊保持他的游牧生活。一個民族分得很遠之後，文野有大差別，在東方的成例已多，在歐洲西亞尤其不可勝數了。

中華民國十九年二月，北平。